

土族

的融合与形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格萨尔》说唱」研究系列丛书

D·桑吉仁谦 著

融合

形成

融合

形成



TUZU DE RONGHE YU XINGCHENG

主编 王国明 副主编 D·桑吉仁谦

甘肃民族出版社

土族的融合与形成

主编

王国明 副主编 口桑吉仁谦

责任编辑 陈苗苗 装帧设计 姚静萍



ISBN 978-7-5421-1339-9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book's ISBN number.

9 787542 113399 >

定价:29.00 元

土族

的融合与形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格萨尔》说唱」研究系列丛书

D·桑吉仁谦 著

主编 王国明 副主编 D·桑吉仁谦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族的融合与形成/D. 桑吉仁谦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1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格萨尔》说唱”研究
系列丛书/王国明主编)
ISBN 978-7-5421-1339-9

I. 土… II. D… III. 土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K2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6971号

书 名:土族的融合与形成

作 者:D.桑吉仁谦 著

责任编辑:陈苗苗

封面设计:姚静萍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插页:6

字 数:270 千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书 号:ISBN 978-7-5421-1339-9

定 价:29.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0931-8773271 (传真)E-mail: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土族的融合与形成



新世纪的土族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下的沙漠化平原。当年西迁的吐谷浑途经此地，但没在这里驻足。究其根源，这里的地理条件恐怕与慕容（江河氏）的生活条件不符，特别是没有辽河那样的江河作依靠，因此吐谷浑继续向西南迁徙，寻找更加适合慕容氏发展的地理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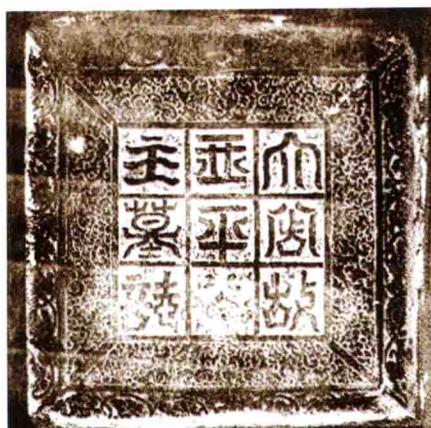
土族的融合与形成



著名的《阿干之歌》就流传于这个地方，图为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阿干镇的阿干镇煤矿，因为《阿干之歌》的影响，这里也曾设阿干县，围绕阿干县还有阿干山、阿干河、阿干峪等。

相传吐谷浑与其弟若洛廆因“马斗”事件而分道扬镳，吐谷浑西迁后就在这一地区游牧；而其弟若洛廆后悔将自己的哥哥“气走”，思念至甚，就写了《阿干之歌》时常吟唱，以表达对“阿干”的思念之情。后来，《阿干之歌》也传到了阿干镇地区，这里的人也吟唱，于是就有了“阿干镇”这样一个地名。笔者在此调研时，听老人们说，新中国成立前，《阿干之歌》在这里还在传唱，陈寄生先生就是在这一地区搜集的《阿干之歌》。





安葬在武威南营的弘化公主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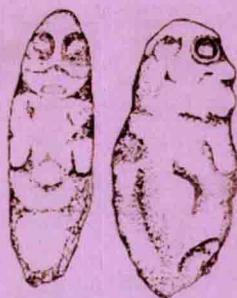
川口塔尔口子治土司墓碑（清代）



查海聚落址中心的巨型“龙型堆石”是迄今最早的龙形象，土族人称龙为“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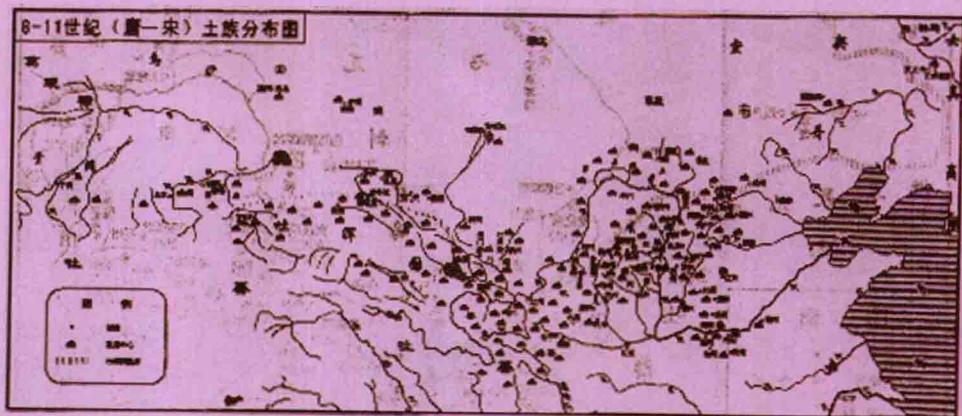
查海遗址位于辽河支流
绕阳河源头，距今有8000
年，是“辽河第一村”“中
华第一龙”的圣地。此图为
陶罐上的蛙形饰纹。



兴隆洼文化的地母天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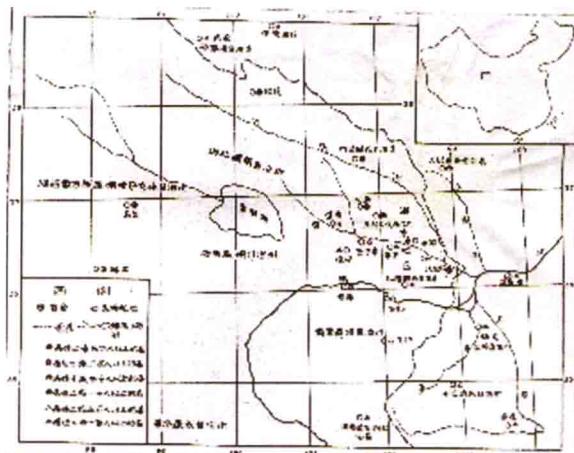
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女神雕像。



这幅图来自吕建福先生的《土族史》。从这幅图中看出，唐宋之际的吐谷浑人何其之多，分布有多广阔。这样一个广布于东北、华北和西北的民族，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吐谷浑族即使让汉、藏等民族同化，也不一定在这么广阔的地区一下就完成同化和融合，总也留有一些他们顾及不到的地方。甘肃、青海交界之地的土族就是“紧缩”到河流中间未被顾及同化的一块地方。

从这幅图中我们看得更清楚，土族的先祖吐谷浑人之所以没能被别族全部同化，主要依赖于几条大河的救助：大通河、湟水、黄河三条大河形成两处不规则的“三角地带”，吐谷浑人被“紧缩”到“三角地带”再没了去处，于是，就像一条进了洞的蛇又返首朝向自己的身后，这才保住了这块河流纵横的“三角地带”，同时也保住了土族的先民——吐谷浑平民。

(图来自于《土族简史》)



两个西藏化的土人女孩

两个女孩都属于一家已西藏化的土人。她们穿着Hoiri（西宁之北）地方女孩的装束。大的在用纺线竿纺线，颈项里插着那竿子，竿头挂着线，小的拉着线头。

土人年轻妇女嫁给一西藏人的家庭

骑在那盛装的马上的是她的公公，手里抱着孩子的是她的婆婆。全体都穿着藏服。





土族的融合与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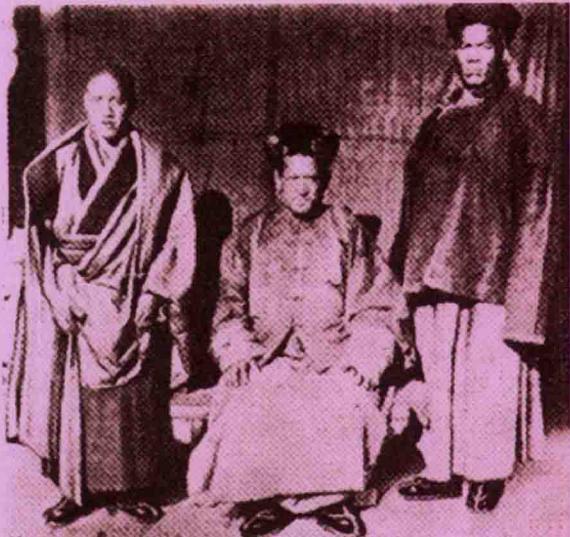
土人喇嘛和他的上司及仆役

左边是土人喇嘛，穿黄喇嘛服装。

中间是他的上司，土人喇嘛穿汉人装束。

右边是一普通的土人，他们的仆役。

(图来自许让的《甘肃土人的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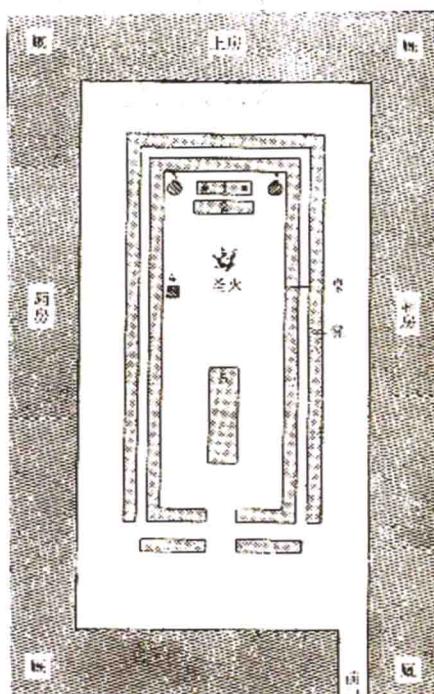


一个富有的土人寡妇

她已不会说土人的语言，不再穿土人的装束，是一个完全汉化的例子，缠着小脚。死的时候才穿土人的衣服送终。

(图来自许让的《甘肃土人的婚姻》)





土人结婚时院子的布置

- 1 放着两盏灯的桌子
- 2 红毡
- 3 茶几
- 4 主仪人的座位
- 5 放礼物的桌子

(图来自许让的《甘肃土人的婚姻》)



金龙 北朝/乌盟达茂旗

此金龙两头都有蛇头，即所谓的“双头蛇”，它既是古龙的原型，也是土族人形象化了的《彩虹饮涧》的神话传说。

出版总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藏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作为藏学研究内容之一的《格萨尔》的发掘、研究和出版工作，也在深入、迅速地进行着，如“六五”“七五”“八五”连续三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的《格萨尔》史诗和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格萨尔文库》等，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正加大力度，挖掘、搜集、抢救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国办发[2005]18号)文件。为了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共计518项，其中“土族《格萨尔》说唱”也被列入名录。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全面地反映和记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民族关系、语言、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等，内容博大精深，被列为世界著名史诗之一。其流传很广，对周边兄弟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

“土族《格萨尔》说唱”于2005年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6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再次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土族《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项目获准立项后我们决定出版一套“土族《格萨尔》说唱”研究系列丛书。这套研究丛书包括：

《鲜卑的起源与发展》《土族的融合与形成》《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土族<格萨尔>民俗研究》《土族<格萨尔>宗教研究》《土族<格萨尔>经济研究》《土族<格萨尔>音乐研究》《土族<格萨尔>创世神话研究》《土族<格萨尔>史地研究》《土族<格萨尔>版本研究》等。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土族《格萨尔》的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流传在藏族、蒙古族群众当中的《格萨尔》比较重视,对其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开展的也比较早。对于土族《格萨尔》在土族群众中的流传情况,人们却所知甚少,因此,土族《格萨尔》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而把整理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瓦尔特·海西希在《多米尼克·施罗德与史诗格萨尔》一书中写的序及导言的发表,为我们提供了解放初期,即1948—1949年互助土族地区《格萨尔王传》流传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施罗德记录了民间艺人贡保的唱段,并如实地介绍了民间艺人演唱的形式、过程及曲调,为我们研究土族地区流传的这一史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事过38年,我们才把视线转移到土族地区,开始进行调查,应该说这是晚得不能再晚的事了。”(杨恩洪.土族地区流传之《格萨尔王传》探微.格萨尔研究.)

1986年6月25日—7月3日,杨恩洪教授也“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几个主要的土族聚居区东山乡、丹麻乡及威远镇郊的四个村进行了调查,采访了目前尚健在的四位土族艺人,并对其中较有特色的两位艺人的说唱进行了录音,记录了流传在这一地区的格萨尔风物传说,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格萨尔》的流传概貌。”(杨恩洪.土族地区流传之《格萨尔王传》探微.格萨尔研究.)

1987年7月,王兴先老师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翻山越岭,来到我家,那时我已参加工作近两年了,我们见面后,王兴先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搞土族《格萨尔》,愿不愿意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语言学的课程?其实,王兴先老师早就看重了土族《格萨尔》今后的发展和前景,从那时起就已经对土族《格萨尔》的抢救、搜集和整理以及出版等工作作好了规划。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我就答应了去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当年9月,我就在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老师门下学习。回来后,立即对土族《格萨尔》进行录音。为了保证按期完成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王老师与甘肃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西北民族大学(原西北民族学院)的主要领导商量将我调入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专门从事土族《格萨尔》的抢救、搜集与整理工作。在王老师的指导下,短短的几年内,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共约253万字)得以顺利出版,同时也得到了学者和同行们的认可。

二、专家学者对土族《格萨尔》的评价

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第一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际著名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指出:“土族《格萨尔》,描写的竟是另外一个世界:主角格萨尔王不再是神,而是一心为解决人民群众有饭吃、不挨饿的人世英雄,是远古原始社会时代由群众推举的一个国王,多么有趣!我们面前好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土族《格萨尔》显然自有她的独特的故事内容。”(王兴先,王国明.《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它不仅对不识原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文学专业的教学及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科学精品,可以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科学版本”。(《甘肃日报》,2000,12,9)长期从事藏文化出版的王振华编审评价说:“该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在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誉”。(《中国图书评论》,2000,12)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指出:它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藏族英雄史诗流传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研究藏族《格萨尔》在不同地区的变体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土族人民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学和语言的珍贵资料。土族《格萨尔》是藏、土两族人民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土族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语言学上它还有特殊价值,是研究土族语言、藏语方言和双语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王兴先,王国明.《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以上均为几位老前辈和学者们对土族《格萨尔》的评论,也是对我们这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鼓励和鞭策。

三、土族《格萨尔》的说唱形式及内容

土族《格萨尔》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严格的一套程序。王永福老人是目前国内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能够说唱长篇土族《格萨尔》史诗的民间艺人,据他讲:“土族《格萨尔》的这些说唱形式和程序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如果在说唱土族《格萨尔》时不进行这些规矩,一方面会触犯神灵和格萨尔,另一方面对说唱者(艺人)会有罪过和因果报应的。”就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艺人在说唱的前几天要到十里外的山沟深处,取回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六至九个泉眼中的泉水,同时还要从此山中背一捆松柏树尖端的松柏枝来,以备说唱时用来煨桑,以此来敬奉神灵和格萨尔。说唱前首先要对说唱场地进行清扫和用柏树枝烟熏燎,然后穿戴《格萨尔》艺人特制的衣帽,煨桑焚香、点燃佛灯、供奉净水、念颂祈祷词,还要用酒或净水等敬奉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以及各路山神、家神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除病免灾,使六畜兴旺发达,农田物阜年丰;另一方面是对格萨尔的敬仰和爱戴,在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才开始说唱。

土族《格萨尔》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外,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从已经完成的两本土族《格萨尔》的内容来看,它主要讲述的是:(1)三位天神创造的宇宙是从混沌初创开始,从创造日月星辰到创造地球,从创造物种到人类起源,从创造神灵到牲畜,从创造各种动植物到原始农业的起源,从伦理道德的产生到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以及五大将领的出世到三十位英雄的诞生等等,三位天神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后,才使我们拥有了这个世界;(2)三位天神创造的格萨尔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从神子到人子,从天界到人间,从一个普通人到部落首领,从求助神灵到自己动手,从求外援到发展自己,从畜牧到农耕,从贫困走向富裕,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土族人,以致被神化,艺人在深情的说唱中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土族人民的创业史。故事中的主人公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故事中的诸神灵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总的的趋势是把“创世神话”和“英雄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采。涵盖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神话、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萌芽状态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等内容。

四、土族《格萨尔》的濒危状况

土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发达的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一些颇有造诣的说唱艺人,又相继谢世。王永福(更登什嘉)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健在的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老人年已八旬,且常年有病,抢救、保护他所说唱的土族《格萨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审美需求日益多样化,人们对整天整夜说唱《格萨尔》的兴趣愈来愈淡,土族《格萨尔》说唱正在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面临十分严重的濒危状态。“前苏联学者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民间艺人在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死掉一个民间艺人,等于损失一座图书馆。鲁迅称赞民间艺人是‘不识字的作家’,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格萨尔学集成第三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1778页。)如果政府不采取非常的积极措施,保护和抢救土族《格萨尔》这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这一代人将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如此,我们将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损失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五、土族《格萨尔》还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搜集和整理

土族《格萨尔》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给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这也是一项把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学的过程。要想完成这部土族《格萨尔》并

非一件易事。从 1994 年至今,我们已经完成了《格萨尔文库》第三卷的《土族<格萨尔>》上册《格萨尔投胎人间部》和《格萨尔文库》第三卷的《土族<格萨尔>》中册《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其中,上册的《格萨尔投胎人间部》有 25 盘录音带,4872 行,约 103 万字;中册的《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有 48 盘录音带,9292 行,约 150 万字,这两册共计 73 盘录音带,达到了 14164 行,约 253 万字。《土族<格萨尔>》下册《天神创世部》又是 48 盘录音带(现正在整理当中)约 9700 行,字数也在 150 万字左右。2005 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大战魔王部》已达 102 盘(尚未整理),2006 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招兵买马部》已达 120 盘,2007 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大战里域部》达 65 盘(正在录音)。据王永福老人讲,这仅仅是完成了土族《格萨尔》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还有大量的、更精彩的内容没有录音。如《格萨尔大战里域部》(约 100 盘)、《格萨尔大战卫藏部》(约 120 盘)、《格萨尔大战桑域部》(约 120 盘)、《格萨尔归天部》(约 80 盘)等,以上总计(包括已经出版的)录音带 763 盘,可达 101213 行,约 2637 万字,可出版土族《格萨尔》说唱资料系列丛书 50 本。这些资料都是由我父亲(王永福)说唱完成的,在此特别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多年来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说唱土族《格萨尔》,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为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一大贡献。

目前我们开始出版的这套研究“土族《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也和土族《格萨尔》一样,是新起动的一项工程,我们计划将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同时开展起来,使这部原生态的民间文学巨著得到理论的提升和滋养,以便更多人了解土族《格萨尔》的历史价值。我坚信在文化部、财政部、甘肃省文化厅和西北民族大学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将土族《格萨尔》的所有部本顺利完成并出版。同时我也相信等到我们这两套系列丛书都出版完成之日,土族《格萨尔》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王国明

2009 年 10 月 8 日于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